

呼吸的牛仔褲——青春的成長故事



# 呼吸的牛仔褲

青春的成長故事

常新港 著

霍玉英 選編

高佩聰 插畫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 
[www.hkopenpage.com](http://www.hkopenpage.com)



## 序言

# 青春之歌

過去，兒童文學大都是洋溢著真善美的文學，但隨著社會急速發展，童年再不是無憂無慮，完好無缺。踏入青春期的少年，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向社會，認識世界，但昔日童稚的真純又往往與現實的陰暗牴牾，兩者落差之巨，無疑為他們造成困惑、痛苦、不安與壓力。成長中的少年既無所適從，又變天乏力，可謂舉步唯艱。

少年小說不同於兒童小說，因應適讀年齡的差異，兒童小說著重描摹人生的光明與向上，少年小說則不避社會敏感議題，書寫人世間的陰暗。不過，少年小說雖反映社會人生真貌，但作者往往能以慈悲的胸懷，曲筆側寫一段又一段的成長路。因此，它雖未若「問題小說」能為讀者提供療救的藥方，但小說中人物的可認同性與情節的可經驗性，都可作參考。所以，無論少年小說的分類與內容多麼的紛繁，都終歸回到啟蒙與成長的永恒主題上去。

兩岸三地出版過不少為青少年創作的小說，常新港的作品中，不單揣摩了青春男女的細膩心思，還以犀利辛辣的語言，為處身於成人世界邊緣，又不易為人理解的少年發聲。本書收入常新港九個短篇，作品相距逾二十年，跨度頗大。然而，其所反映者，是兩代人的青春之歌：作者在文革中渡過的青春印記，以及像他女兒般，在物質化社會成長的一代的叛逆。兩代人的相同處在於，他們都曾有過不可迴避的傷痛、愛戀、別離、苦難與喜樂。

《回來吧，伙伴》（1983）和《獨船》（1984）雖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，常新港已不避人性陰暗面的刻劃，但在自成、明生和王猛的身上，他又巧妙地折射出全子和石牙的純良，為成長中的少年塑造出可認同性的人物。《黃金週末》（2003）寫三位女孩對異性的朦朧感受，但通過凡凡與蔡小梅的善妒與不顧念他人感受，突出了哈哈的善良，以及對友誼的真摯追求。在少年小說中的友情試煉，是成長中的永恒主題，而人性中的陰暗與光明，也就在其間表現。

踏入 2000 年後，常新港的語言更趨犀利辛辣，語語刺中成人世界的虛誕。《溫柔天才》（2002）、《呼吸的牛仔褲》（2004）及《魚一樣的生活》（2002）三篇都觸及敏感的家庭問題，像家暴、再婚與離異等題材，當中又涉及少年早

老、死亡等生死元素，為成長中的少年，增添了生死教育的一課。

《麻煩你給我一個妹妹，弟弟也行》（2005）、《青瓜瓶》（2004）及《在擁擠的人群中》（2002），更進一步挑戰頑強的父權中心，向成人世界提出控訴。從小，潘金陽就在父輩的「栽培」中長大，他從來沒有自己；娜娜則一直在母親的「期許」下，只能做瓶子裡的「青瓜」；陳悅活在強大的「教育制度」下，無可奈何地受「星級榜」把弄。

在常新港的筆下，我們看到全子、石牙與哈哈的真純；我們明白韋與「我」、葉子及雪兒在生死與離別中的成長；我們更慶幸看到像潘金陽、娜娜和陳悅般的年輕人，勇敢地在成人的漠視中尋找自我，也活出自我。人生中也許有不少坎坷，常新港從少年的角度，把他們埋在心底，又不知如何言說的青春感受一一道來，他藉助文字，以少年小說為年輕讀者指點了遠方的路，在山林瘴氣密佈中綻開一線青天。

霍玉英

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

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會長





# 目錄



回來吧，伙伴	010
獨船	024
黃金週末	044
溫柔天才	062
呼吸的牛仔褲	078
魚一樣的生活	100
麻煩你給我一個妹妹，弟弟也行	118
青瓜瓶	138
在擁擠的人群中	154

回來吧，伙伴



## 搜山

兩個孩子失蹤了。我再也坐不住，拿香煙的手微微抖動。20年保衛工作養成的沉著和冷靜，似乎都跑沒影了。有人提醒我：「怎麼辦？已經是下半夜了！」是的，一個叫全子和一個叫明生的孩子失蹤了。他們才13歲。失蹤快一天一夜了，他們能到哪裡去？這時，已是秋天，北方的秋夜，是要穿棉襖的。而坐在椅子上抹眼淚的兩個母親說，他們的孩子在早上出走時，只穿著單衣……尋找，呼叫，全沒結果。電話裡的叫喊聲，沒停止過，震聾了人的耳朵。怎麼辦？天邊已透出微明的曙色……他們會不會進山？我被自己的念頭嚇慌了。現在是榛子成熟的季節，一米高的榛樹叢，遍佈在27座山連成的莽莽森林裡。大人上山，都要用刀在樹上砍出標記，腰裡藏個指南針，而孩子……

門被撞開了。一個中年婦女闖了進來：「郭同志！俺兒子知道這事！他很晚才回來，躺在炕上不吃不喝。我以為他玩累了，問他，他哭起來……他說，他跟全子

和明生早上一起進山採榛子去了！」

設想被證實了，他們果然進了山。躲在中年婦女背後的那個孩子叫自成。他抽泣著說，要給我們帶路。

草叢中的露水很涼，打濕了人們的鞋和褲管。我們這支搜索隊伍，默默地向深山逼近。三個孩子一起出去，怎麼回來了一個？我疑惑的眼光，落在那個叫自成的孩子的背影上。他一邊走，一邊用手背擦眼睛……

## 自成告訴我

聽大人說，這幾天榛子多得都落到了地上。昨天，我想進山採榛子。爸爸舉著巴掌嚇唬我說，山裡樹上的那些毛毛蟲都能把我吃掉。我才不信，便去找明生，明生願意去，就是有點怕：「要不要再找個伴？就我們倆，人太少了！」我說：「你別死心眼，兩個人採榛子兩個人分，人多就分得少了！」他又說：「要不，去告訴媽一聲，要不，再叫上全子，要不……」我說：「你別『要不』！沒出息！膽小鬼！離不開媽！」明生噘嘴說：「要



不，我不去了！」沒法子，為了能上山，我只好去找全子了。

我和明生，一點都不喜歡全子。譬如說，全子的作文總比我的強。要知道，我的作文還是求姐姐寫的呢。再譬如說，冬天，輪到明生值日給教室生爐子，但他去晚了，全子便替他生了火。這樣，老師就表揚了全子，批評了明生。明生恨死了全子，背後罵全子，還偷偷地在全子的書包裡塞了三隻凍蛤蟆。老師在班裡說，全子讀書用功，將來一定能上大學。我和明生都不服……

全子正把餵豬的食倒進水槽裡，聽我們說要上山，他高興了：「採榛子賣，可以把錢交給爸爸，給媽媽治病了！」我知道，全子的母親有病，爸爸退休，姐姐剛參加工作，生活得艱難。全子從屋裡跑出來時，胳肢窩裡夾了個口袋。明生問全子：「你帶什麼吃的？」全子的臉紅了，他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塊煮熟的肉。明生向我遞了個眼色，還撇了撇嘴。

我知道，明生帶的是一包好吃的蛋糕。我呢，是兩張焦黃的油糖餅。

我們離家不遠，就聽見明生媽在喊：「明生啊，你上哪去？快回來……」明生站住了：「你們聽，我媽在叫我哩！」全子說：「我們快去快回，趁太陽沒落山就趕回來。」我咕噥了一句：「膽小鬼！」

## 一片茂密的榛樹叢

聽著自成的敘述，搜索隊伍已經走進了密密的森林。樹，越來越高，越來越密。隊伍裡不斷地有人呼喚著全子和明生的名字，但沒有人回答。那喊聲很快就被滾滾的林濤吞沒了。我撫摸著自成的肩膀，說：「你記得不記得，你是在什麼地方離開他倆的？」

「……我們走到了一個榛樹長得很密的地方，那地方榛子真多。我們三人高興地撲過去。一會兒，背上的布袋便鼓起來了，變得沉沉的。這時，我發現一小片榛樹，長得好高，我就悄悄地離開他倆，鑽了進去。大個的榛子掛在枝上，直撞我的臉。我拽彎了榛樹，乾脆用手把榛子大把大把地捋下來。全子喊我：『自成！你鑽



哪裡去了？出來！找不見你啦！』明生也喊：『快說話呀，自成！』我想，要是我一回答，他倆準過來，這片樹上的榛子就不會是我一個人的了。我不理他們，縮著脖子，只顧自己採……」

「你就離開他們了？」

「不！郭叔叔！沒有……全子很快發現了我穿的那件白褂子，叫著跑過來：『自成，快出來！沒聽見我叫你嗎？這樣會分開的，誰也找不到誰！』我把一個被蟲子咬壞的榛子摔在地上，心想，我正想離開你倆呢……」

自成不說了，抬起眼盯著我，臉紅紅的。我鼓勵他說下去。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請求：「郭叔叔，你不要告訴老師，行嗎？」

「好！」我點了點頭。「後來，我終於走了出來。後來，我們三個人又遇到了一件事。那是下午了，我看見太陽滑到了樹梢上。我高興地一個人鑽在前面，全子和明生怕被我落下，一邊採一邊抬頭看著我。忽然，明生『哎呀』叫了一聲，我回頭一看，明生抱著頭，到處躲藏。原來他碰到馬蜂窩啦。我嚇慌了，看見一大群馬

蜂飛過來，朝著明生亂撞亂叮。明生的兩手擋不住叮在臉上的十幾隻馬蜂，哭了起來。全子喊：『明生，跑！快跑！』可是，馬蜂把明生圍住了，他只能在原地打轉轉，喊著：『救救我！媽媽！救救我……』全子脫下上衣，撲了上去，張開衣服包住了明生的頭。兩個人一齊滾到地上，爬出了那片榛樹叢。我們三個人相互對望時，都認不出明生了。他的臉腫得老大。兩隻眼睛腫得像兩隻桃子，只剩下一條縫。他不住聲地哭，拚命地揉，想睜開眼睛……全子的光脊背也被蜇腫了。

「我們都想回家。全子擔心地用手指輕輕扒開明生的眼睛，想讓它睜得大一些。明生晃著頭嚷疼。全子說：『別哭了，回家就好了！』我們三個人走了好半天，來到了一個新地方。我和全子發現這根本不是回家的路。我叫了起來：『全子，明生！這不是回家的路，不是……』全子也在東張西望：『不是，確實不是！』

「我們迷路了。剛才為了逃避馬蜂，我們的榛子袋，我的糖餅，明生的蛋糕，全丟了。只有全子的那塊肉，還拴在腰帶上。我們忘了餓，忘了渴，站在榛樹叢裡，





呆望著：往上瞧，是一塊不大的天空；看周圍，是樹圈成的圍牆。明生又哭了起來：『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看不見啦！』全子也急了：『明生，別怕，有我和自成，你別怕，我們一定要走出這鬼地方！』

「那時，天暗了。我怕走不出這森林了。全子拉著明生的手，走得很慢。我對全子說：『你扶著明生慢慢走，我到前邊去看看，能不能碰上人。』全子看出了我的意思，忙說：『自成，別這樣，明生需要我們倆！』我說：『走得這麼慢，誰也走不出去！』『你自己走也危險！』『我不怕！』明生聽見後哭了。我和全子都閉上嘴，不吵了。

「我們又走了半天，還是沒有找到回去的路。我們三個人坐在樹下誰也不吭一聲。我向全子招了一下手，示意他走過來。我小聲地對他說：『全子，我有個辦法，我倆先把明生藏在樹上，快點離開這裡，找到路！找到大人！找到家！然後再來救他，好不好……』『你，你混蛋！』全子火了，大叫起來，『你不是人，明生什麼也看不見，你知道？』我看到全子發怒的樣子就害怕。

我也知道他是不會照我的主意去辦的。這時，明生也在喊：『全子！自成！你們上哪去了？』全子聽到聲音轉身向明生靠著的大樹跑去了。我狠了狠心，哈著腰，走了。我聽見全子壓低嗓音在喊我的名字，也聽見後面有樹枝響。我怕全子攆上我，便緊跑了幾步。我走了好長時間。天黑了，我發現月光下有一條閃亮的白東西，走近一看，高興得幾乎從地上蹦起來，我終於找到回去的路啦！我大叫起來，喊全子和明生，可是他們根本聽不見我的聲音了……」

終於，我們這支搜索隊伍，發現了孩子們丟失的三





個榛袋以及明生的那包蛋糕。蛋糕已經散開，上面爬滿了黑壓壓的螞蟻，幾隻馬蜂還在樹葉間嗡嗡地飛動。我們馬上分成三組，朝不同方向去尋找兩個孩子的足跡。我看了三次指南針，問一個「山裡通」：「這是哪裡了？」

「二十七峰！」

「啊！」

我們停止了搜索。這是森林的邊緣了。突然，我們好多雙眼睛被一棵「蹲山猴」樹上掛著的東西吸引住了。我們圍上去一看，都大吃一驚，那不是明生嗎？他十分虛弱，雙手已經抱不住樹幹，幸虧他那件破爛的衣服掛在樹杈上，使他在昏厥時沒有掉下來。他醒了，用了很大力氣，但喊出的聲音很微弱：「全子！全子！你來……」

是呀，全子，怎麼沒有你的身影？你在哪裡？

## 明生告訴我

我什麼也看不見。全子的手一離開我，我就害怕得

哆嗦。全子和自成不知在嘀咕什麼。我喊他倆，全子來了。自成再也沒有回來。全子說自成探路去了。我，不能再沒有全子了……我很冷，害怕地問：「現在是晚上了吧？」

「不，明生，天挺亮呢。你冷，是因為太陽光被樹杈和樹葉遮住了。」

「不是晚上？」

「不是！」

可是，我聽到遠遠的地方，傳來了斷斷續續的蟲叫聲。這聲音，只有在晚上才顯得特別響。

「全子，你騙我，這是晚上，這是晚上……」我想哭，可我哭不出來，嗓子沙啞了。「明生，我不騙你，這是白天。我們走！一直走！拉住我的手，對，拉緊了，我們準能走出這森林！」

「全子，你知道嗎？我，我在背後罵過你，因為生爐子的事，在你的書包裡，塞過……」我心裡很難受，好些話說不出來。

「明生，我們走吧！」全子拉住我，和我靠得很近，



慢慢挪動著步子，親切地說：「你餓了吧？給，這塊肉！」

我接過這塊珍貴的肉，難過地哭了。我想起了早上曾嘲笑過全子，曾嘲笑過這塊半熟的肉……我把它還給了全子：「你，你吃吧！」

「那過一會兒我們一起吃，我先裝著！」

我摟著全子哭了一會兒……

草叢裡有聲音，樹枝被搖動了。全子扶著我的手一下鬆開了。他叫了一聲。我害怕極了。全子一定看見了什麼。我張開雙臂摸著：「全子！全子……」全子一下撲到我身上，把我推到一棵彎曲的大樹面前，急著說：「明生，上樹，你快上樹！」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我餓，我冷，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。我的手指尖觸到了一根伸出的樹杈，卻抓不住，也看不見。我的身子又滑了下來。這時，全子哭了，我第一次聽見全子的哭聲：「快上樹，明生，快上樹呀……」我也哭了。他用頭頂起了我的腳，我終於抓住了那根樹杈。全子又用手把我的雙腳托起來，他的手在顫抖。我像踩在晃動的鞦韆板上，突然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拽了他一下，他離開了

我，接著，又傳來了全子最後的一聲喊：「明生，別下來……」我想用手拽他，可是，什麼也沒拽住。我聽見樹下傳來了一陣掙扎的聲音，還聽見一聲從沒聽見過的野獸的巨吼……

「你在哪？全子，你怎麼不上來呀！」

我哭著，不停地喊著。忽然，我被什麼東西硌了一下，伸手一摸，掏出了一塊東西，一聞，原來是那塊半生不熟的肉。啊，全子是什麼時候把它塞進我口袋裡的？我捶打樹枝，用頭撞著，眼淚怎麼也止不住：「全子，你來呀！我們一起吃……」

## 我告訴少年朋友

在第 27 座山的密林裡，在被踐踏過的、已經倒伏了的草叢中，我們找到了全子的兩隻鞋，還有掛在刺草上的全子的藍上衣上的布條，布條上血跡斑斑。離那棵保住了明生性命的「蹲山猴」不遠，是一棵白樺樹。在樹皮的縫隙裡，我們看見了熊毛。我明白了，當黑熊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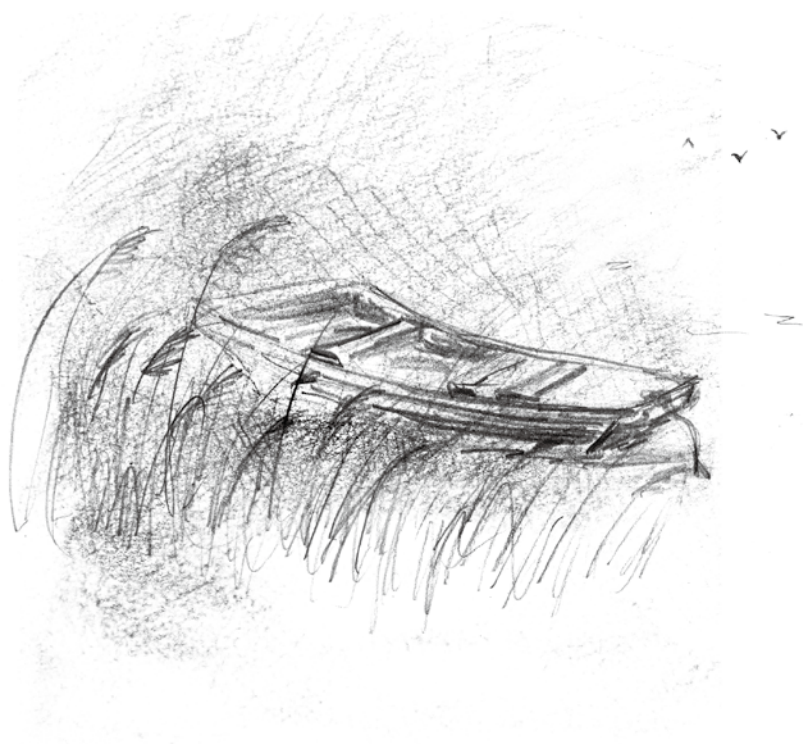
現這兩個弱小的孩子時，它是多麼得意，在樺樹上慢慢蹭完癢之後，才撲向樹下的全子。而全子，正是在它蹭癢的時候，把什麼也看不見的同伴推上了樹，而自己……我們沒有找到全子。全子的同學們在一片松林圍成的空闊地上，立了一個石碑，下面掩埋著全子的遺物。

每到春暖雪化的清明節，在泛著濕潤的黑土的墳墓上，可以看見擺著整齊的 20 個新鮮的蛋糕。

有兩個孩子的身影投在石碑上，默默地，長久地陪伴在全子的身旁……全子，好伙伴！你會回來的！



# 獨船





在北方，這種河流數不過來，地圖上找不到。小黑河，就是這樣一條河。

### 三獨

幾年前，這裡連下了幾天罕見的暴雨，河槽裡的水一下子盛滿了。中午時，河岸上站著一個婦女，手端著一大盆髒衣服。她在岸邊來回走了幾趟，怎麼也找不到埋在河邊上的平平的大青石。那青石上常站著洗衣的和釣魚的人。

她終於按著熟悉的、被人們踩硬的土路走向水邊，找到了那塊青石。青石只露著一個邊角，其餘部分都被水淹沒了。她脫下黑布鞋，赤著腳踩在青石上。她回身把兒子的衣服拿在手裡，剛一蹲下，腳下的大地好像滑動了。她沒來得及叫一聲，就落入水裡，被急流捲走了。原來青石被水沖得鬆動了。

岸上有人看見，急忙呼喚著，追趕著水裡若隱若現的人縱向下游跑去。水，太兇猛了。沒有人敢貿然脫衣

下水。在下游，一個河灣處，這女人的屍體被打撈上來。蒼白的手還抓著兒子那件不大的濕漉漉的衣服。

「我來晚了！我來晚了！」這女人的丈夫張木頭趕到了，一手握著妻子遺落在岸上的一隻鞋，一手捶打自己的胸口，重複地嘮叨著，「我要是在，你就不會死……」

有人扶著張木頭的肩：「張大哥，別難受了。大伙不是不救，如果有船，大嫂也許能救上來。單靠人下水救，誰也別想活著從水裡爬上來。」

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我來晚了，我要是在，你不會死的！」岸上，迴蕩著張木頭哭啞了的聲音。

不久，人們發現河面上出現了一條船，這是小黑河上的第一條船。掛在船幫上的槳，是用紅漆仔細塗抹過的。有人看見，這條船的主人張木頭和兒子張石牙經常坐在小船上，漂向下游，下好夜網。然後，父子倆背著繃，拖著船，逆水而上。第二天，再划船去取魚。

村裡實行生產責任制，開始分地時，張木頭包了河邊上的一塊水田。他不顧村上人的勸說，決計把家遷到



遠離村子的河邊。

張木頭斷絕和人們的一切交往，一心一意守著自己的獨屋、獨船，還有獨生兒子張石牙。

「爸爸！這兒離鎮上中學太遠了。咱們搬回村裡去吧！」有一天，張石牙跟父親說。因為他要上中學了。

「遠了好！」張木頭眼睛看也不看兒子，乾巴巴回答他。

「我要走很多路！」兒子解釋。

「兩條腿生著，就是走路的！」張木頭頂著兒子。

「我沒有伴！」

「一天見不到一個人影更清靜！」張木頭沒注意到兒子那束怨恨的眼光，「去！到河邊守著船，別讓人隨便用！聽沒聽見？快去！」

## 結怨

人們疏遠了張木頭，儘管他是一個比以前更加勤勞能幹的人。

有一天，張木頭赤著泥腳，從水田裡走出來，把手搭在額頭上，往河上一望，發現船樁上繫船用的纜繩耷拉在水上，船沒有了。他心裡一驚，飛快地順著河岸向下游跑去。在河流轉彎的地方，看到了那隻船。船上有幾個穿褲頭的半大孩子，正四仰八叉躺在船板上，一邊哼著歌，一邊舒服地曬著太陽，任船向下游漂去。

張木頭臉發青，怒吼了一聲，嚇得幾個孩子翻身從船板上站了起來。他們一看岸上奔過來的漢子，以及那身結實的黑疙瘩肉，心裡暗暗叫苦，有人認識張木頭。

「王猛，王猛！快靠岸，快靠岸！」幾個孩子慌張地向握槳的那個孩子叫起來。

「怎麼啦？」那個叫王猛的孩子回頭望了望，看見岸上的張木頭已經脫去了衣服，正準備下水，便叫起來：「你們怕啥？他咬人咋的？別怕！」

「這船動不得，誰動他的東西，他就跟誰拚命。天！這回讓他撞見了！」幾個孩子把衣服纏在脖子上，下餃子一樣跳下水，向岸邊游去。一上岸，頭也不回，撒開腳丫跑了。



王猛，這個愣頭青（註：做事莽撞、不動腦的人），正是啥都不服氣的年齡。他仍舊坐在船頭上，看著張木頭揮著兩條黑魚一樣顏色的胳膊，劈開頂頭浪，向船游來。當他看清張木頭那氣勢洶洶的臉時，他心虛了，想把船划開去。但，張木頭是從船的前頭游來的，已經把船攔住了。

王猛胡裡胡塗地被張木頭從搖晃的船上掀下水，好半天才在水裡辨認出岸邊的方向。虧得這是水勢平緩的地方，沒有大浪頭。王猛還是灌了幾口渾水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快要抽筋的腳尖才觸到岸邊的淺灘。他哆嗦著爬上岸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又吐又喘，擦了一把臉上的水，看見那條船停在不遠的掛網處，張木頭正得意地扯起一條大狗魚，根本沒把他王猛的生死放在心上。這老傢伙太少見了，簡直沒人味！

王猛憋足勁，對船上的張木頭喊：「你個老不死的，等我長大了，非把你的船用斧頭劈碎了當柴燒！老東西！」

張木頭被罵得在船上直跳腳。突然，他喊了一句：

「石牙子！你給我抓住這渾小子。」

王猛回頭一看，岸上正奔過來一個跟自己年齡相仿的少年。嚇得他氣沒喘勻，匆忙站起身，邁動著疲勞的腿跑了，還回頭惡狠狠瞪了石牙子一眼。

石牙站住了。剛才王猛仇恨的一瞥，使他心裡很難受。剛才父親把王猛掀下水的情景，被他看到了。他同情父親，又恨父親做事太絕。

## 隔閡

張石牙扛著行李，一走進陌生的學校宿舍，就感到一股冷意，把初上中學的新奇和興奮的情緒沖淡了。有幾個同學對他冷冷的，把上舖一個漏雨的角落讓給了他。他聽見下舖幾個學生小聲嘀咕：「他爸就是張木頭！」「對！他沒有媽！」

「河邊上那間獨屋是他家的！」

「還有那紅槳獨船也是他家的！」

「喂，」一個聲音從門外傳進來，拍了拍張石牙的



床舖，「洗洗臉！」那人端著一盆水。

張石牙心裡湧出一股感激之情，急忙從上舖跳了下來。

當四目對視時，張石牙愣住了，這個端水的人就是被爸爸從船上掀下水的王猛！王猛長著一頭刷子樣直立的頭髮。

王猛也認出了他，扭頭把一盆水「嘩」地潑到門外。

以後，張石牙感到了王猛在同學中的權威性。他越來越感到自己孤獨了。

出早操，沒人叫他。

他的衣服從晾衣繩上落下來，沒人拾。

踢足球時，場上明明缺少隊員，王猛也不讓他上場。

一天，張石牙一進宿舍門，迎面掉下雨點。低頭一看，白褂上染上一小串藍墨水。

「你怎麼能這樣？」張石牙看見王猛正在擺弄手裡的鋼筆。

「對不起，我的筆不出墨水，甩了兩下，湊巧你進來。」

張石牙忍住了。

下午踢足球，人太少了，王猛才讓石牙上場。石牙憋足勁玩命踢，想讓同學們知道他踢得很好。可惜，一大腳，竟把球踢到球場邊上的水泡裡去了。

「就這點本事！真無能！」「敗興！沒勁！」有人雙手叉腰，用眼斜瞪著石牙，吐著唾沫，不滿地嘮叨著。石牙紅著臉，連衣服都沒脫，跳到水泡裡，把球撈出來。當他擰著濕衣服，在球場上來回奔跑時，他發現，同學們不再把球傳給他了。他慢慢站住了，默默退出球場，呆呆地看著歡笑的同學們。

晚上，石牙剛走進宿舍門，屋裡傳出竊竊笑聲。石牙聽出那個粗嗓門是王猛的：「誰也別說，誰說是小狗！」

石牙一出現在門口，幾個同學都愣住了。他們踢完球，正在用一塊毛巾輪流擦腳。那毛巾正是石牙洗臉用的，這是一塊帶著紅白方格的毛巾。

石牙久蓄在心底的淚水終於湧出來，扭頭衝出門去。這污辱和歧視使他忍受不了了。他知道這一切都是





父親和王猛結下的私怨帶來的，可為什麼把恨都發泄在他身上？就因為自己是父親的兒子？

有人拉他的衣服。他一回頭，是黑小三，班裡最小的同學，王猛的影子。

「石牙！別哭。我也用它擦腳了，一共擦過兩次……剛才，我用香皂把你的毛巾洗了。你要不願意，我給你買一條！」

張石牙哭得更厲害了。

「你還怨我嗎？」黑小三哀求地小聲說。

「不！我怨我爸爸！」

## 懲罰

王猛從來不知愁，這兩天卻愁了。石牙有好幾次感到王猛想主動跟他說話，但又不把肚裡的話全說出來，還掩藏著什麼。

石牙問黑小三：「王猛怎麼啦？他好像有事？」

黑小三說：「他媽病了，想吃魚，到處買不到。他

知道你家有船，你爸又會掛魚。可他不好意思張嘴求你！」

「你告訴他，明天我們划船去取魚。我爸每天都把掛網提前下好，不會空網。」

「石牙，你真是個……好人！」

第二天是星期日。這群孩子悄悄爬上那條船，向下游划去。

王猛一聲不響坐在船上。他不敢看石牙的眼睛。當黑小三轉告了石牙的主意時，王猛心裡難受了好一陣。他想，一定找個機會向石牙道歉，鄭重邀請石牙踢球。儘管他王猛從沒向別人說過軟話。

他們看見了露出水面的掛網，看見了掛網在抖動。石牙脫了上衣跳下水，一邊踩水，一邊從網底摘下一條尺把長的鯽魚，扔到船板上。

「壞了！爸爸來收網了！」河裡的石牙爬上船。把槳抓在手裡。王猛和黑小三都慌了。

「別急。我把船靠在岸上，王猛你提著魚，趕快回家！」



張木頭跑近時，孩子們已經上岸了。張木頭看見王猛手裡提著一條大魚，急了，脫了鞋，提在手裡，咒罵著攆王猛。攆了半天沒追到，才氣咻咻轉回來，怒氣沖沖盯著船上的兒子。

「敗家子！」張木頭噴出一句帶火的話。

兒子不回答。

木頭幾步躡上船去，劈手奪過船槳，狠命向兒子砸去。石牙一偏頭，船槳砸在右肩上，被劃開一道血口子。石牙捂住肩膀，眼裡流著淚：「爸！你不要太絕了！」

「你敢頂嘴？拉絳，把船給我拖回去！」張木頭揮著手裡的槳，腳把船踩得咚咚響。

石牙背起絳繩，微弓著背，一手捂住肩頭，在岸上走著。張木頭坐在船頭上，看著兒子拉絳的背影，拉長了臉說：「今天我罰你、我教訓你，你就得聽著！我掉的汗珠子比你吃的飯粒子都多，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都長。你聽見沒有？」

沒有回答。

「你這小子，越上學越壞了。明天，把行李從學校